

孫
陵
著

覺 醒 的 人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叢刊③

覺醒的人

定價 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整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孫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助

發行人：黃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所：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一號十二樓

電話：3916416（五線）

郵政劃撥帳號14447號（全省通用）

印刷者：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板橋市長江路二段三一〇號

電話：9518914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143號

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叢刊

編輯委員

尹雪曼 周 錦 姚 朋

孫如陵 孫 陵 夏志清

夏鐵肩 陳紀澄 黃章明

葛浩文 趙友培 錢江潮

(依姓氏筆劃排列)

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叢刊

第一輯

周 錦 主編

①親屬篇 散文集 陳紀澄著

②抹不去的蒼翠 散文集 謝霜天著

③覺醒的人 長篇小說 孫 陵著

④小雨點 短篇小說 陳衡哲著

⑤戰爭與春天 短篇小說 尹雪曼著

⑥大 姊 散文小說 鄭定文著

⑦綠的北國 小品文集 范 泉著

⑧無聲之聲 散文集 謝霜天著

⑨女詩人 短篇小說 孫 陵著

⑩晞露新收 散文集 繆崇群著

(作品時間，以民國三十八年爲界，前

後各佔二分之一)

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叢刊序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正從事選輯現代文學創作叢刊的作家專集，含當代的、過去的，以及早期的。這是一項鉅大的工程，是不容易做的，不過這些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這些現代文學的無盡資源，無論如何是值得珍惜的，那麼在應該做和必須做的前提下，困難固然免不了，但也不需要過分耽心。所幸參與這一個計劃的朋友們，都有着高度的熱忱和不畏艱難的勇氣。

今年十月間，夏志清兄來舍間小敘，談到中國現代文學資料的整理，神采飛揚，興趣極濃，連說「要做，要做」，並贊成我們來推動這件工作。現在周錦兄說幹就幹，很快就有了成績，倒是一個好的開始，頗值得欣喜。

搖筆桿的人，有幹勁，能吃苦，但最後關頭常是力不從心，所以很多好的計劃，總是落得無疾而終。現在這件工作却完全不同，得到黃成助先生主持的成文出版社全力支持，出版整理好的書稿，這不僅是出版界的壯舉，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大事情。

記得民國二十六年的時候，我到上海，希望努力從事文學報國工作，除了寫作，更和楊朔合辦北雁出版社，那時的文壇前輩都很支持；王統照就曾說過，「好好幹，要文學有成績，除了作家的創造，還要出版家的配合」。他們不僅給予精神上的鼓勵，還用行動表示支援，王統照、郭沫若、老舍、巴金、孟十還都拿了書稿來，可惜「八一三」戰火摧燬了全部成就。如今，眼看着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叢刊即將陸續印行，我的欣喜和快慰決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在這裏，我願意把我心裏的幾句話說出來——

希望努力這一件工作的同人不停的做下去，即使有些作品由於人的因素或是內容的關係必須加以捨棄，以致不能求全，但做了總比不好。

希望當代作家多提供自己的優秀作品，使這一個叢刊能够充實而完美。

希望文學批評家從各種的角度，發掘我們現在和過去的高水準作品，促使這一編選工作沒有偏頗和遺漏。

希望讀者用行動來支持這一個有意義的工作，改變消遣的態度，關心文學，淨化自己的心靈。

更希望選印的每一本作品，都能對當代的文學創作產生積極的影響。

我是參與這項工作的一分子，當然對自己的要求更多，一定本着對文學的喜愛，和一生從事文學的信念，全力奉獻，希望盡可能的做好，把它看做畢生的事業，而且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緊緊地聯結着。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一日

孫 陵于臺北市外雙溪

本書作者

孫陵，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生於山東黃縣。少年時前往東北，成長於哈爾濱。「九一八」事變後開始寫作，並向上海的文學刊物投稿。

民國二十五年到達上海，以報告文學「邊聲」而蜚聲文壇。「八一三」淞滬戰事爆發，與孟十還等人發起投筆從軍運動，並前往華北戰地，寫下的作品後來印成「紅豆」集。民國二十七年從事戰區的文化工作，寫下一系列的戰地小品，並且實際參加了隨棗會戰，這時期的創作都收在「突圍記」裏。

民國三十年於桂林創作了長篇「大風雪」，不久又寫下第二部。勝利以後，到上海從事文藝工作，貢獻很多。

來臺後，極力鼓吹戰鬪文藝，提倡反共文學，並且撰「保衛大臺灣」歌詞以激勵士氣。先後創作了長篇小說「莽原」和「覺醒的人」，特別是主編民族副刊，建立了優良副刊的風骨。

可惜酒精爲害，再加上其文與其人一樣的多稜角，是以雖全力貢獻於現代文學，但得意時不多。

本書題記

「九一八」之後，中華民族步入了近代史上一個最偉大的時代。這時候，東北作家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他們要求抗日，他們孜孜不倦地以文字報國，他們的努力固然光輝了當時的中國文學，但是他們的辛苦却很少有人知道。

孫陵是當時到達上海的東北作家之一，民國二十五年與二十六年間，活躍於上海文壇，因此對抗戰前夕上海作家的活動知道得很清楚，這一本「覺醒的人」，就是他基於對那些作家的認識，把他們塑造成故事中人物，以文壇活動編串成故事，表現出他自己由於所見所聞，而得到澈底的覺悟。

其實，在那個時代裏，因為多重的激盪，以及環境所賦予的教育意義，促成了人人

自覺，更擴大到整個民族的覺醒。我們要瞭解那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要知道抗戰前夕上海文壇的情況，我們要清楚三十年代大部分作家的生活片段，通過這一部小說，可以使我們得到相當的滿足。

序

對日抗戰前夕，上海文壇顯現空前的繁榮，全國文藝界鋒頭最健的人物，大部份都集中在這座十里洋場上，每天都有新作品問世，也隨時都有新作家成名；文學批評、文學論戰、文學演講更經常出現火爆的場面。它是海外回國作家的第一站，是關外「反偽抗日」作家的燈塔，是禮拜六派有閒文人的發祥地，是延安密洞「放蠱」、「念秧」者的重要據點。總之，當時的上海，是全國作家視為爭名爭利的「朝市」，是令所有純潔知識青年目眩神迷的大觀園。那個年代，就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一頁的「三十年代」鼎盛時期。

那個時期，上海文壇的作家羣，大別之可以分爲三個類型：

第一類型是純潔的愛國主義作家，他們除了個人興趣以外，就全部是熱烈的愛國思想，他們痛恨一切赤白帝國主義對中國所施各種侵略，尤其深痛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步步的欺凌，於是他們拿起蘸着熱血和眼淚的筆，以百分之百的純度爲愛國而創作，他們唯一的目的，只是企望喚醒有過抵抗異族的光輝歷史的民族靈魂。

第二類型是接受共黨黑手提携的所謂「左翼作家」，他們最初有一個「聯盟」的組織，後來有兩個延安密洞的「放蠱者」，分別掛招牌、喊口號、招徒衆，分裂成兩個壁壘，即所謂「國防文學陣線」、「民族抗日戰爭的大衆文學陣線」，儘管外看是對壘，骨子裏却「水火同源」，還是一丘之貉。這一類型的作家中，自有不少純潔的愛國作家也曾經參與，但後來看穿共黨的卑劣技倆，即迅速見機退出，但仍有許多人上了賊船，不得不繼續受其威脅，甘做被利用的可憐虫，雖魯迅、巴金、郁達夫、王統照等輩也不例外。實質上只有馮雪峰、茅盾、胡風、周揚這批人馬才真正「比俄國人更俄國」；那時候郭沫若也只不過是一個投機取巧的政客作家而已。

第三類型是專搞風花雪月，一味以捧女人「肉麻當有趣」的有閒而無聊的文人，他們各據地盤，自得其樂，而生活腐化，思想落伍，作風低級，這羣無聊文人多半人生態

度消極，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薄弱，因此不免有媚日的文化漢奸寄跡其中，妄圖鼓吹「恐日病」，拉攏部份無恥無行的軟骨頭，作爲有一天賣身投靠的「政治資本」。

孫陵這部長達二十萬字的「覺醒的人」，就是以那個時期的大上海文壇作背景所寫出的一部氣勢雄渾的愛國小說。那是一個非常錯綜複雜的圈圈，大圈圈套着許多小圈圈裏，牽扯着許多稀奇古怪的人和事，要不是一个敢於用生命下注親身在那個圈圈中八面戰鬪過來的人，絕對寫不出這樣深刻的鉅著。因爲「覺醒的人」雖是小說，其所取材却全是毫不虛假的史實。

書中主角東方曙，是一個滿腔熱血的青年愛國作家，冒險離開東北，丟開那個地區「反偽抗日」的工作，投身到全國性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洪爐。抵達上海後，與文藝界出版界多所接觸，得以結識不少負有盛名的男女作家，然而，經過不斷交往，首先使他對共黨的卑劣手段和虛偽面孔萬分反感，同時也對另一批缺乏民族精神的低調文人極端厭惡，因而益加促成他愛國思想的淨化，和中國傳統讀書人堅貞氣質的確立。

孫陵的小說，我已讀過他的「大風雪」、「莽原」兩個長篇，（分開來自成單元，合起來就是「覺醒的人」的前集。）但令我擊節激賞的，還是這部「覺醒的人」，當我尚

未讀完全書時，曾有一個意念立即跳進我的腦子裏，我覺得孫陵這部小說的作法，很像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因為「儒林外史」中的主角杜少陵，實際就是作者自況；這一點正和「覺醒的人」主角東方曙是作者自況一樣；儒林外史中的許多人物多半都是影射雍乾間的人物，如虞敬德就是吳蒙泉，莊尚志就是程綿莊，馬純上就是馮粹中之類，也正和覺醒的人中，王燭塵就是王統照，黎寧就是巴金，鄭水如就是郭沫若，陳霜鳧就是茅盾，陳言詩就是沈起予，蘇雨就是胡風，秦飛就是周揚，何淺就是洪深；江布、江雪夫婦就是蕭軍、蕭紅夫婦，于大白、張醉雲夫婦就是郁達夫、王映霞夫婦，黃菱就是藍蘋，（後到延安改名江青）明眼人一看便知的情形並無二致。而吳敬梓的書是以嬉笑怒罵之筆，寓憤世忌俗之意，淋漓酣暢，物無遁形，被譽為諷刺小說中最傑出的作品。而孫陵的書却是一滴墨水，一滴血淚，把純潔高貴的愛國感情，像長江大河一樣，汪洋恣肆的灌注於全書每一頁的字裏行間。而哲學思想的含蘊與表現，其縱深尤遠非吳敬梓所可及。以他一支矯若游龍的筆，把當時「祥雲與妖霧齊興，異香與毒氣並作」的上海文壇，寫得那麼滴水不漏。更以犀利如刀的筆觸，帶着無比雄渾的氣勢，毫不誇張的把那個時代活躍於大上海文壇的「生旦淨丑末」，一個個刻畫得不僅鬚眉畢現，而且洞見其

肺。因此我對此書的批價，認為實質上要超越儒林外史，不愧為近三十年來從未曾見的寫實主義大作家的手筆。

覺醒的「人」究何所指？一定要讀完全書方才知道，覺醒的「人」是泛指的，其實就是「民族的靈魂」。三十年代是中華民族面臨的「大時代」，由民族的覺醒，才挽救了國家的危亡。而今天却是全人類面臨另一個大時代，赤禍橫流，勢將危害全人類的和平、安樂，甚至生存，正是所有善良人類向邪惡的共產集團爭人權、爭生存的時候，非得大聲呼號喊醒全人類昏睡的人性不為功。然而，愚蠢的人類，至今尚在國際姑息主義安眠藥劑下大作白日夢，這是一個何等令人悲憤的現實！當今之世，祇有我們中華民國的蔣總統是唯一先天下而覺醒的時代巨人，可見從「民族覺醒」到「人類覺醒」，還需要一段相當漫長的時刻，孫陵這部「覺醒的人」在此時此地出版，不能說沒有極其深遠廣大的意義。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夏鐵肩於臺北永和